

# 梨园长青藤

## 菊坛不老松

——记佳木斯京剧团著名演员石萍

高玉如

翻阅石萍同志保留多年的老照片影集，立即被她为京剧事业振兴、攀登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。从传统剧目《杨门女将》中的余太君，到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中的李奶奶；从反映日本杰出女性《绿川英子》中的“母亲”，到有一身国际主义精神《奇袭白虎团》中的鲜族老人“阿妈尼”；从喜剧《墙头记》中的大嫂，到文戏《岳母刺字》中的姚氏……一幅幅照片栩栩如生，一个个“人物”刻骨铭心。充分体现了石萍同志四十四年京剧艺术炉火纯青的艺术生涯——她执着的追求，扎实的功底，永驻的艺术青春。她的艺术足迹从百里矿山走遍了三江平原，她的艺术之声也曾在省城哈尔滨、首都北京流淌飞扬……

### 月上柳梢头

人们说，石萍同志台上是“英雄”、是人物，台下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，穿着普通的素装，说起话来是百姓们常说的大白话，打扮是从不修饰的面容，看去是那样的实在、质朴，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人，在京剧舞台上实实在在地追求着莫测高深的京剧艺术。

石萍同志十四岁学戏，专攻“老旦”，这一攻不可收。十四岁小女孩要演五六十岁、七八十岁的老太婆，要演历史上千年前的余太君等历史名人，要演革命风火中的革命老奶奶，特别是要按着京剧一招一式的程式表现人物，这就需要扎实的功底，过硬的功夫。

当时她小小年龄，却有着一股蓬勃向上的骨气。

首先，要学会老年人走路、念白及老旦唱腔。

在老师的指点下，就把自己的老母亲，街上的老年人，作为自己进行模仿的对象，一步一步地试练，一招一式地仿效，一句一句地琢磨，一段一段地练唱，从白天练到晚上，从晚上练到深夜……其次，是熟练地运用掌握好“老旦”行当用的道具、服饰、甩袖等专业本领和功夫。为了挂好余太君的龙头拐杖，常常把竹杆当道具，挂得四分五裂，把枕巾当甩袖，把褥单当斗风……数不清的通宵，数不清的路程，数不清的练习次数。邻居们说，石萍学戏走火入魔了，忘记了喝水，忘记了吃饭……真是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！

一九五五年，她接演了第一台戏——《遇皇后》、《打龙袍》。她饰演的角色是有着二十年冤枉史的老皇后，人物变化复杂，由耀武扬威穿金披银的皇后，变成一个蹲窑洞要饭吃的瞎老太婆。她从剧情发展出发，深刻分析体会人物的心理变化，然后再现人物的喜怒哀乐，把自己投进剧情人物发展之中，使这个人物一会儿堂而皇之，一会儿声泪俱下，一会儿悲痛欲绝，高潮叠起，扣人心弦。一炮打响，这第一次演出就受到观众好评，当时的所在地报纸评价称：“老旦戏中有新人”。

艺术之路是没有止境的。石萍同志发扬了不断探索精神，不断地向深、新、全的路子攻克下去。

一九六四年，在她个人的恳求下，党组织和所在单位领导，把她派到中国戏曲学校学习深造。她高兴地来到这京剧界的最高学府，她的眼界宽了，见到了中国京剧界名流，全国著名老旦专家王玉敏、孔雁老师亲自授课。石萍抓住机会，刻苦求教、努力钻研、分秒进取。在短短的两年学习生活中，她的表演艺术从“虚”向“实”，从“演”到“做”，从“外”向“内”，发生了质的飞跃，在理解人物、刻画角色上，她重深度、重激情、重真实。从此，她的表演艺术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在校期间，排练《柜台》、《徐母骂曹》两出剧目中，她扮演的人物，唱、念、做样样过得硬，成为学生表演的样板，老师教学中的典型。毕业后，黑龙江省文化局为了在一九六五年东北大区京剧汇演中争头排，把石萍从鹤岗京剧团抽到省少年京剧团赶排现代京剧《上任》，受到名家指点，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，被评为这次大赛中的优秀剧目，并受到当时东北区第一书记宋任穷的亲切接见，以后该剧在中央广播电台多次向全国播放。

在全国兴起现代戏的高潮中，石萍同志体会到，现代戏中的人物更直观，更贴近生活，表演难度更大，表演艺术水平要求也更高。可她没有被困

难吓倒，苦心钻研，不断探索现代戏的新路子。在饰演《红灯记》中的李奶奶时，每当唱到李奶奶一家人，为了革命事业被捕、被抓和牺牲的情节时，她都是发自内心在激情，流着眼泪，化悲愤为力量唱完二十多分钟“痛说家史”唱段的，深深地感染着观众，使不少观众也流下了热泪。在当时那几年，她经常随剧团下矿山、到厂区、赴农村。《红灯记》先后演了一百多场。人们已经用李奶奶这个称呼代替了石萍本人的名字。这一发不可收，她又成功地扮演《沙家浜》中的沙奶奶，《奇袭白虎团》中的阿妈尼，《平原作战》中的张大娘，《盘石湾》中的曾阿婆等。转到佳木斯京剧团后，她边作领导工作边创作，先后扮演《焦裕禄》中的老妈妈，《爱情审判》中的林妈妈，《绿川英子》中的母亲，《赵王与无容》中的母后等重要角色。特别是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汇报演出中，受到北京观众和文化部领导，特别是受到京剧界老专家石金声的充分肯定。应该说，石萍同志以执着的实实在在的追求精神，探索出一条有自己风格的京剧老旦表演艺术之路。一九八七年，她光荣地得到国家二级演员的资格证书。

## 人约黄昏后

石萍同志把艺术看作生命。艺术的需要，高于一切，胜于一切。在艺术与“官职”与家庭发生矛盾时，她坚持了一个铁石心肠的选择。

一九七九年，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，中国的各项事业开始复苏。文艺复兴的春天也随之来到了，一些禁演的历史剧目在舞台上活跃起来，京剧舞台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尽。鹤岗京剧团立即赶排了历史名剧《杨门女将》，邀她在该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之一余太君。可是，这时的她，已经登上了市文化局副局长的“宝座”，石萍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思想上展开斗争。自己贫苦家庭出身，在领导和老师的亲切培养帮助下，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演员，当了省市劳模，如今当上了文化局的领导，其目的不是为人民更好地做文艺工作吗？今天，舞台需要我，艺术需要我，难道我不应该舍官求艺吗？！她果断地收拾一下办公桌毅然绝然地回到阔别多年的京剧舞台上，拿起了龙头拐杖，亲自出征……上矿山、下农村，一演就是几十场、上百场，为振兴京剧事业做出了贡献。

她就是这样，一切服从京剧艺术事业，一切从京剧艺术事业需要出发，对待艺术像有一股子铁石心肠，不变心，不动摇，一门心思练下去，演下去。

但是，她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，也懂得七情六欲，也希望有个幸福的家。一天晚上演出回来，她怎么也睡不着了。不是因为降了职、丢了官，而是想到远在外地工作的丈夫——屈指一算，如今分居生活已有八年了，什么时候团聚？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拿不出主意。

是的，八年前，爱人单位因工作需要，把他从鹤岗调进佳木斯某机关工作，七八年来，爱人渴望妻子能尽快调到身边。由于自己对京剧艺术事业的迷恋，迟迟没有写调转申请，使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不能团圆，孩子经常看不到爸爸，七十多岁的公公婆婆得不到自己的瞻养和照顾，没有尽到做妻子儿媳的责任……她清楚地记得，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在爱人的恳求下，他们一同来到了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家里，要求调到爱人身边工作，可是这位副市长说，鹤岗市的观众需要石萍，四十万人民不放她，你们再克服几年吧。当时，石萍感到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，鹤岗是祖国的煤都，它的煤是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的。这里的人们需要我，这里的艺术需要我，我还有什么资格不留下来呢？她说服了爱人，一干就是八年，直到一九八一年才调到佳木斯工作。

无论是地位的变化，家庭的变迁，石萍忠于艺术、忠于舞台的献身精神没有变，演起戏来总是那么风风火火……

一次，她正在浩良河地区演出《沙家浜》，计划在这里演出五场，演到第二场时，突然接到公公在佳木斯去世的消息，她强忍悲痛，终于坚持完成演出任务。她回到家里，先向年迈的母亲鞠了三个躬，然后把未被拆洗的被褥一夜间全部拆完、洗完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弥补了儿媳的一片忠孝情肠。

## 晚霞漫天红

一九九三年春分刚过，大地复苏，万象更新。

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，只见一辆深红色轿车驶进了铁路居民小区，接着，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敲门声，原来是京剧团的姜沙团长，领了一位大眼睛、大脸庞的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说是拜石萍为师，石萍立刻明白了，原来是让自己带学生。她马上想到，在京剧舞台上快奋斗四十年了，真还没带过学生，可是毕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，艺术生涯是有限的，但追求艺术的生命是无限的，如何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，培养好接班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从此，她为京剧艺术后继有人（下转第118页）

生，我们的画像。

而更多人是不会承认这是我之存在的。我没说我要，我是不在意要的。要与不要是多么的悖谬，不合理法。那个女人孟维用检为冷静状、冷漠状做了另一种解释。是一件很像样的不在意式的崩溃。在寿衣店里生活的人一样跟外面的人懂得不实事求是。她把自己的饥惶转化为鄙视，与周遭的事物拉平。或许她已经忘记了饥是什么？更多的紧张在掩饰能力上。

蒙克画作中有一幅画叫《尖叫》，那个女人可能因为恐惧尖叫着。孟维——中国女人，把这尖叫变成了“淡雅”、“老道”。

明媛真是看中那些奔跑在前面的人？这些时代的奔驰者，究竟是怎样的模样？成就、事业、显赫、荣耀，给他们以定位。创业者——不是政治名分价位，却也是时代政治思维照映的头衔。倘若退到文化高原去冷眼，这些飞跑着的人，无论怎样的第一，心灵、意识没有往前动一步。枷锁就在她们的脚下，因为有枷锁才成为这种可能。柳青青是不能为爱而活着的人，家庭意识丝毫没有动摇。没有自己的奋斗，死了自己的心的成功。老四赢了款爷的名分，却逃不脱倚仗、投靠的命运。显赫是浮萍，应征者，而内质仍是虚妄。新的还是旧的愚昧在流淌？它像粘液一样附在我们身上得多久？

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同前人一样，非常专一。所有的人必是做一件事情。那些表面的不同性格之表达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中国人不具备个性内质，还

没进化到有个性的时代。中国人是同一的。过去或现在是一种类型，一种模本的事物。

所以明媛剧中的人物性格实在是假象，她其实是在写中国人的脸谱式生活。（心灵脸谱化），你与我一样的存在，她是在写一种要求的互相模仿！瘋瘋张张的、正儿八经的，各自编演着自己的故事。孰不知是在诉说一个故事，是在讲自食的故事。自食——明媛剧作中又一意象。伤害自我是一种功法，习惯性自残。可是难道不去自残，还要去伤别人不是？别人是谁？那些具体拼杀的对象是别人么？跟他们拼杀一阵子，跟没动真格的一样，跟没有一样。先前似乎就没有的……

幻影式的感知生活，真可谓：我思故我在。可真在别处。阿Q也革命了，我也创业了，也荣光了一回。为愚昧的证明去奋斗终生。炫耀被别的目光看了去，死亡是自己的，死亡成为一种娱乐。受难图必定转换为业绩史在心灵里保存了。

因此说，明媛剧作中的行为恐怕是梦中的行为。一切都得待早晨醒来时才能说清。然而那个早晨什么时候到来就不得而知了。

……

还有许多妄念要说，却不禁戛然而止。不应该这样，却也只能这样。我们背附咒语的、魔仍在其身的老年儿童。一切只能跟明媛一道，在北方，等到过后的岁月，凌晨醒来时再说。

（作者系本刊责任编辑）

责任编辑 原旭春

（上接第122页）而高兴，愉快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。不久，她又应聘为黑龙江省艺术学校佳木斯分校京剧班“老旦”专业的老师，她把自己的两个学生视为亲人，一句一句地传授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指点，不怕麻烦，不加保留，把自己的本事全部地传授给她们。为了使学员尽快地掌握发音本领，从口型、音腔、运气的基本动作，一点一滴地给学员做出样子，没等学员学累了，她已经是气喘吁吁了。没有教具，她自己花钱，给做了练功服装，没有水袖，用手巾代替，没有拐杖，就主动找木棍仿效着，没有场地，挤时间上剧团舞台上练。一练就是一天，一练就是十几个小时，有时顾不得吃中午饭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她领两个学生，自己掏钱上饭店吃点便餐，然后继续练。如今，她带的两个学生已把《吊金龟》、《赤桑镇》、《遇皇后》、《打龙

袍》等戏学得有声有色了。其中两名学生已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继续深造。

一九九八年九月她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，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献给了学生。

今年春季，艺校交给她《杨门女将》的教学任务。这出戏，她虽然演过，可有些细节、唱词已经回忆不起来了，近来，她又翻出保存二十多年的老剧本，一字一句地回忆对照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精雕细刻，整整利用三天半的时间复习背课，她把二十年前自己扮演的余太君的挂帅形象再现在人们面前，激昂宽宏的余太君唱段“举战旗献忠良之心，统兵马身膺重任，擎长缨慷慨出征，杨家将再驰疆场……”响彻在教室内外……

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艺术青春永驻。

（作者单位：佳木斯市艺术研究所）

责任编辑 王庆斌